

支那撰述

廣弘明集

九之十

庫文閣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〇	漢書

庫文閣內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〇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 (5)
函號	311 60



廣弘明集卷第九

辯惑篇第二之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笑道論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臣鸞啓奉敕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
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
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
對佛者以因緣為宗道者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
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
意勃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為按

淺草文庫

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為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為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偽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為人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為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竟失守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母極縣開國伯臣甄鸞

啓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煮而不熟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

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獸腸為地腹為海指為五嶽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嬰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維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按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

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
 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
 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
 宮脾為紫微宮頭為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於
 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為度
 關之年幽王為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師無極
 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

漢武帝創起建元後主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
 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為國師
 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為郭叔子既為國師
 應傳典籍何為不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
 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注為周師便
 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
 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
 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
 時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
 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

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為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入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並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為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既出匡救為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願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為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

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為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王上真自然王宮靈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眾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青元之氣而為入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眾皆同紫微臣笑曰

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真主元始天主生於九氣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為父以氣為母生於三元之君又按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

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為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按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入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為萬物母道為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眾生然此為道之父非眾生所作道既如此眾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眾生神識本來自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

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為人四

三夫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真天主乃至三元夫人
三光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
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僨秦夷
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為人臣
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姪
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
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
真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

有惡善何為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為蠻夷乎此土為
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
真之氣為癡為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
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為苦難乎推
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並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為周師無極元年乘
青牛薄板車度關為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
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徧耳當洞聽
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

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於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夫王爲梵夫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

尹喜西遊隱檀特二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爲佛推此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憤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

下唯我爲尊三東皆苦何可樂者尋屬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孺童者二是老子化屬賓者三老子之妻憤陀主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按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

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縉天子一匹公主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鬼卽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无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算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縉而令九祖幽鬼入光明夫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

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自所知何為犧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一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一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帔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按諸夫內音八字

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按蜀記云張陵避瘡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為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為孫師衡子魯為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眾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為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待子孫

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

政為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為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主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

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紘紘全無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為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為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

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
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二夫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里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太水崑崙飛浮爾時飛
 仙迎取天主及普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太
 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
 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乃
 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
 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為火焚義不獨立如
 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
 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許太上慈愍何不
 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
 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
 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
 愚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也人身包
 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為天子
 大道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右腎為司
 空封八神及臍為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
 神三合為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合之

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為尚書府肝為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主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

兼憂其夫為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為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也

鳥跡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

之祖氣天皇王氣地皇王神人皇王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為三皇者按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

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羣臣傳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即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十六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於蜀入鵠鳴山為地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書張騫為

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不知騫
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夫內音第三宗飄夫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
羅千夫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
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
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交諸夫
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
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
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

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
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
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
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
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
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
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
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
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
 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剋日
 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
 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
 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
 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
 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
 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
 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
 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
 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
 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
 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
 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
 經云三仙主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
 也大有經曰五穀剋命鑿其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
 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
 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亦解老

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剗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人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蜀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

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卽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處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入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

撰述

廣弘明集卷九

七

家

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注而白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按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自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齋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躡地瞋臣笑曰按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大歲丙辰白淨三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敕克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敕佛為使

技那

廣弘明集卷九

七

家

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二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
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夫上闕地而瞋
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徧各度南
宮千徧魔王保迎萬徧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
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
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
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徧度南宮耶又按
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

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誠勸之文此之神社為神
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
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
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佛經背本趣末言辭
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
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
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
以神祇道氣不可復埋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

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饑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疎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偽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禽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癩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拄太王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二千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今枯若必枯死此

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
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
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按三張之術畏鬼科
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
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火或爲塗炭齋者黃
土泥面驢輓泥中懸頭著在打拍使煞自晉義熙中
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
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按漢婕妤帝疑其詛
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
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鬼有

靈聰明正直而受愚戾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
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
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
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
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
山極幽遠可遙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
京太上所在今在上方何不上爲首而浪禮北方
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

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
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
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覓太上乎捨
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
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
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
可為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寶七尸
為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

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
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
子詐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
心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
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
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
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
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八氣應之

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為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主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鷄子黃名曰一劫按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鷄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歎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

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
 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
 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
 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入無量我隨劫生
 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託
 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
 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入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
 我大土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之
 山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
 滅豈非災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

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為妄
 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
 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
 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
 還復為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
 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
 身銀成丹故曰還丹黃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
 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

此三聖亦可為一身金液經云太上者唯有中黃丈
 夫及太上君此一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為天神調
 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
 君是也而老君為太上萬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
 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
 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
 徧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
 昇天為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
 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悞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
 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

可為悲矣

改佛為道二十九

妙真偈云假使聲聞眾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
 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為道智耳自餘
 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
 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
 我道經為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誑東夏法華
 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
 之故知偷改為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
 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

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
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
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
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
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興而
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
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
說卽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

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蜀賓彈指諸天主羅漢五
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
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爲宗
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
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
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
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
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
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
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

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清大有玄都
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
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
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按玄都道士所上經自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
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
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存
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
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

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
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
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
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
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
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
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
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
白白昇夫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
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為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山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胤置九夫之號上中下真真為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即太上帝道君所治計一夫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夫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二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二千九

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夫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夫主天眾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一計人失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為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為手簡執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

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
 銅罐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
 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
 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
 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
 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
 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
 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梅檀香供養千佛身稽

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
 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
 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
 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
 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
 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
 判何為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
 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
 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
 為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



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夫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徧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

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高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自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乞求道有所未諍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

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臣笑
 曰道士所上經自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
 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
 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
 卷為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
 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
 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
 呪厭得為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
 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
 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

道士所上經自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今云
 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
 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
 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為道書
 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
 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為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
 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
 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為中上賢類斯實
 錄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句踐君臣囚吳
 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

蠡子被戮於齊何為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
 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為柱
 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
 審爾者幽王為天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
 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
 老子為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欺人呪鬼
 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
 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
 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
 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紛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鷓之然切 儉仕衡切 鋌苦胡切 鋌大斧切 鬲古伯切 蠡里弟切 鉛與專切
鷓也 儉又吳人罵楚人 鋌苦胡切 鋌大斧切 鬲古伯切 蠡里弟切 鉛與專切
匹嫁切 與帕同 好以諸切 好婦官名 錫也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九卷
 江陰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句容潘繼德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廣弘明集卷第十

辯惑篇第二之六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敘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先並廢二氏
今更興道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僉議
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
上_レ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眾口義難
獨留遂_二教俱除憤發於內外未_レ逾經月下詔曰至
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分
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_二墨入儒朱紫

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
 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
 訓金科玉篆祕牘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
 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岬
 守磧礪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
 俸力務異恒式王者施行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
 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
 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愷悌諳
 詭調笑動入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翦髮
 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

通道鬚為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
 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
 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
 有問者曰我患熱也

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
 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
 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
 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
 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圖塔

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
 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
 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
 除義非孤立眾各默然下敕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
 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
 眾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
 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
 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

無以興教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
 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
 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
 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
 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遵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
 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
 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
 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

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主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

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

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克為第宅五眾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節賞賜
 分散蕩盡帝以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二年瘡氣內
 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悔無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纔
 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
 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華至隋高祖
 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
 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
 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
 追福焉

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
 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
 追福焉

敘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
 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
 上士覽表曰君一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
 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
 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

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
 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
 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
 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
 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
 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
 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
 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
 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
 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
 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
 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有罪
 則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
 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
 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
 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
 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

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為樹德
 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
 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
 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
 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
 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
 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
 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
 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
 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

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
 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
 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
 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
 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王仁智不非尾生守信
 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翦
 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
 沙門還俗省待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

人使率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曰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徧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祖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

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句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

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
帝雖構難重疊二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
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人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
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
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
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
可為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
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戒木文何必受戒儉約
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

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
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土界罰戮
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太慈四海為家
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
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
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
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于徒
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

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為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入弘神由

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
 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既久興期
 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
 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
 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
 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
 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
 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

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爲
 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
 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
 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
 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
 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克飢之膳
 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
 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
 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
 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為

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被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各有罪以乘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銛牙為能，猿鳥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

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鸚雀離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我物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各義深博。宗源浩汙，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於天，無大而不小；以天大於小，無

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大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同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狂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神三教莫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

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
 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眾人
 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
 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
 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
 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
 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殷勤惟願早行今聖
 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
 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咸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
 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

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業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其崇
 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
 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
 于時佛道二眾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
 使火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
 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
 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
 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

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
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之其
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
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
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
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
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敘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
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

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
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
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
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
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
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在見陵遲天詔諛苟免
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
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
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大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
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爾雖則庸愚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為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為尚隔瑞光蒲坂悲失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為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為逸

故傳毅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茹茨蓋衰周之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

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
 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
 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谷佛心是何誣罔
 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
 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蟻穴勸以夫妻為聖眾苟恣婚媾言國王是如來
 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
 勸楚主奪子之妻宰詔求於近利為吳王解蒼蒼之
 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
 為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

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為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
 寶之田凡百聞知詭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
 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後主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
 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
 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夫軀分八國涅槃經
 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梅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
 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束修發起孔教誠倫叵
 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
 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

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
 若以禮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
 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曾子迴天不奈必死之人豈
 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與向論必須慈
 祐至如徧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洎精舍平服殘
 患之人濟苦禳災事多非一更爾餘難不復廣論若
 夫道不獨徧德無不在于途一致何止内心至若輪
 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夫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
 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

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為詣拜求
 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怨亦
 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
 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
 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
 之牆繡像旛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
 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匡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
 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
 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

榮勲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
 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况釋迦如來道被三
 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
 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徧照無苦不
 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為將為帥名高位大寺存廟
 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
 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
 重舌敬遵舊德况二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
 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

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詎可孔
 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
 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
 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
 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
 權道局執之情其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
 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
 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
 寶醜詞出自偽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
 有入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

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
 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
 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
 志誠在念忠信為心理自可言早望帝奏但先皇別
 解可用焉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
 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
 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
 失若必存留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
 惑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

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
 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眾歸
 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
 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水浮囊堅
 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
 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
 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各國共
 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
 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
 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

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
 不麝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麈
 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
 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
 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杙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為上
 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為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
 浮言正道廢虧竊為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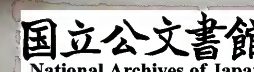
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
 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
 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
 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不孝之子夫以
 道相發聞之聖典束修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
 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
 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
 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

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在忠臣之用道
 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
 道遠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
 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
 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
 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
 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
 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
 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
 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

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按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
 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
 畜挽犁之効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
 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尊
 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
 光攝受如兩曜之伴眾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
 利徧流祇洎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
 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隊構四戶八窻可無於
 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

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
 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萬
 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
 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
 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百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
 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
 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
 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眾善
 夫怨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
 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

士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為敬儒士以顯尊重
 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
 豈理應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
 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
 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
 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
 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
 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
 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
 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



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太象之君光於四海天
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竟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
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
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
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二百許年論時不
過千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
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二國破家不由佛

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
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
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
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為口實廣又答曰公
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廣答曰莊周有孔
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

載詠而不絕徧尋諸子未覓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躓頓木母木
 母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
 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
 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一國交兵四方擾動不
 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徧責泥木石
 像不出血即便停業

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
 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
 行恭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眾星輔曜明主至聖亦

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
 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
 住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淳不
 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
 廢而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
 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
 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音釋

廣弘明集卷第十

培塿

培薄口切塿郎斗切

磧礮

磧七迹切礮郎擊切

渤澥

渤蒲沒切澥海之別名

僇停

僇步切停行切停許庚切

詭詐

也切詭也

嗤

赤脂切嗤笑也

也切

初木都勞切

夔

早義切夔而獲辛也

拓也

拓他各切

邈

莫角切邈遠也

徑山

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十卷

江陰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上元縣戴仕春刻

萬曆

庚戌歲仲夏識

倅

其季切倅動也

追

玩胡切

餽

胡交切餽非餽也

